

詩画及其他

曾克



會 克

計 劃 及 其 他

一九五四年六月
三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·上 海

報 告
計 劃 及 其 他

著 者 曾 克

★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大東印刷廠印刷
烈軍局裝訂廠裝訂

★

書號(581) [I III 39] 本書69700字

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15000 冊

定價 4.600 元

★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一共包括六個作品，內容完全是描寫新中國的工人的。
【細紗女工樊巧雲】，是寫樊巧雲在工廠恢復與發展生產中，提高了階級覺悟，積極帶頭生產的事蹟；同時也描寫了她在過去黑暗年代所經歷的悲慘歷史。【母與子】是寫一個母親在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，站穩工人階級立場，堅決和墜入特務組織的兒子劃清界限，痛斥兒子的反人民的罪惡行爲。【國慶節的禮物】是寫工廠經過民主改革後，在轟轟烈烈的紅旗競賽中的一段小故事。【英雄的成長】則是一篇真人真事的紀錄。血統工人董福生，過去在資本家的工廠裏，反射爐的高溫，幾乎使他雙目失明；解放後，治愈了眼睛，政治覺悟提高，曾經兩次冒着千度以上的高溫，熱補反射爐，搶救國家財產，超額完成合同任務，遂成爲雲南工業生產中的特等勞動模範。其他兩篇：【主人翁的智慧】和【計劃】，大體是反映抗美援朝運動中，計劃生產中，工人階級如何動腦子找竅門，爲祖國節約財富，以及反對生產中無整體觀念的本位思想。

目次

細紗女工樊巧雲·····	一
母與子·····	二五
國慶節的禮物·····	五一
主人翁的智慧·····	六三
英雄的成長·····	八九
計劃·····	一一八
後記·····	一四九

細紗女工樊巧雲

一個接一個的生產捷報，從各個車間裏傳出來，這是重慶紗廠深入抗美援朝反特務鬥爭以來，反映在生產上的顯著成績。特別是細紗甲班一大組裏的樊巧雲，她天天都在創造生產新紀錄。單就白花的出數說，自從車間裏開始檢查制度那天起，一天比一天減少，她和同衙堂的魏蘭兩個人，三月十四日那天，出了一磅白花，十五日又減到零點八磅，每人平均不到五兩，解放以來廠裏從沒有過這樣驚人的紀錄。

其他小組的同志們，三三兩兩帶着羨慕和尊敬，爭着跑來找樊巧雲學習經驗，可是，無論誰問她，她總是伏在別人耳朵上，大聲地說：

『我說不出啥子經驗呵！我只知道和魏姐兩個人好生互相幫助，眼明，腳快，手勤，斷一根紗頭，就趕緊把它接起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就指着車子叫別人看，『你看嘍，

不開花，白花就沒有出頭啦！』

學習的人帶了這簡單但也奧妙的道理，回到自己的機車上去。

很快的，樊巧雲的名字，在黑板報，大字報，車間裏，工會裏，各種會議上傳揚開來。

其實，樊巧雲是全廠早已經熟悉的人啦。這並不是因為她是有着十年工齡的老工人，或者得過英雄模範的稱號，而恰巧是作為生產和政治上的典型落後分子，被領導和羣衆開始注視的。

記得，一個月以前，當我第一次來到廠裏的時候，這兒的民主運動正在醞釀和發動的過程中，所有和我接觸到的黨、政、工、團的同志們，都是談着同一的話題。他們向我介紹準備作為重點展開的細紗甲班一大組，一分析情況，都首先提起樊巧雲，大家說，只要把這個死疙瘩解開就好辦。

我沒有看見樊巧雲，但是，她在我的思想裏鑄成了一個形象：成天不和別人說一句話，上班時慢慢吞吞的來啦，不是打瞌睡就是無精打彩的靠到牆邊或車子上，紗頭

儘它斷，白花堆得毛棍幾乎不能轉動也懶得動手；下了班一溜煙就朝家裏鑽；無論什麼學習和會議，她都不願意參加。有人勸她的時候，她不開口就是好的，一開口總是冷冰冰的兩句：『活一天是一天，拚個啥子命呵！廟修不好，和尚也老了！』

她是當時全大組八個落後分子中最突出的一個。

但是，民主運動終於從甲班細紗一大組掀起，運動深入到反特務的鬥爭，並且帶動了全廠。

我在一大組鬥爭惡霸特務組長石玉華的大會上，看見了樊巧雲，她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副萎縮和冰冷的樣子。雖然她的個子非常矮小，又黃又瘦，的確在人羣中是不容易被發現的。這天夜裏，沒經介紹，我却在沸騰的空氣中，那樣多憤怒的臉孔，控訴的聲音，鋼鐵的拳頭，激動的口號裏面，自己認識了她。

鬥爭會一開始，我的注意力就特別被站在對面凳子上的一個女工所攝取，她的蓬亂的短髮，沾帶着比別人顯得更多的棉絮，本來就很尖瘦的臉，越發窄小了。就在這窄小的臉上，那雙燃燒着仇恨的眼睛，劍一樣直盯着石玉華。她踏着凳子，身子還直

往上聳動，像是要抓住被鬥爭的人才解恨。常常是口號聲已經停止，她的抖動的拳頭還舉在人們的頭上，或者是繼續帶着沙啞的喉音一個人在喊。

『石玉華，你第一批參加豫立社（特務的外圍組織），又是三青團員，是咱廠已經槍斃的特務朱學成的貼心人。他被捕後，你活動周榮祥去保。解放前，你隨便開除魏蘭、何英這些好姐妹，害得她們無家可歸，挨冷受餓。拿着指定的名單逼工友們選舉偽工會，你是美蔣的狗腿，我們要堅決消滅你！』

『她要是不仗着特務老子給她撐腰幹子，她還敢那樣作威作福，拿我們連豬狗都不如的看待，我們給她倒馬桶，洗衣裳連肥皂都不給，熱天裏上了一天班，還要幾個人一夜不睡給她打扇子，趕蚊蟲，她睡的涼蓆燙了，要給她一遍又一遍的拿涼水抹，半夜三更，說聲要吃東西，不敢打盹，就得跑到小龍坎去給她秤蛋糕、端小麵、抄手，逢年過節送禮還不說，那次請假出街，回來的時候要是不給她帶回些東西，下回就別想在她手裏取出來門票。就這樣，我們經常三個月五個月被關在廠裏不能出去。有的姐妹快要臨盆生產，她不准人請假硬要人做，站的腿腫的像柱子那樣粗。今天叫這個

給她繡枕頭，明天叫那個給她做鑲花邊衣裳，就這樣，一個不順眼或者她自己心裏不舒服，抽起毛棍、銅管、錠子，就朝我們腦壳上揍。最可怕的是把我們每月的工錢，除了吃飯和買雙襪子外，全部強迫從會計科扣下去打會，她自己把錢拿去又打金鐲子，又打金鍊子。大家看看，她當一個組長能有十幾口大皮箱，不都是剝削我們的血汗？」

『解放以後她又造謠，又挑撥，又威嚇我們。他妹妹石玉秀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她威脅要把妹妹丟到大河裏去。』

『看見人民警察戴起「八一」帽花就生氣，罵人民領袖，不都是你！你好狠毒，你說，你要是手裏有炸彈，看見軍事代表就炸死他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血淚的控訴，正像高度仇恨和憤怒所鑄就的槍彈，一字，一句，準確的向敵人射擊！

一直用沒有解下的圍腰擦眼淚的那瘦小的女工，再也忍耐不住激動了，她用手撥

開了身前兩個姐妹的肩膀，伸出頭叫了一聲「同志們」，聲音裏抖動着親切、悲酸和感動的統一情感，人們立刻都注意聽她發言，但，在她嘴巴使力張動時，却痛哭起來。

「莫哭，有啥子話，你慢慢講嘍！」

一霎時的鎮靜，痛哭的人響亮着嗓子說：「同志們，咱們解放了一年，一直到了今天，心才真真實實的得到解放呵！我跟大家一樣，受了哪個多冤苦，也不敢說！」

聽的人都是又點頭又流淚，這幾句話像是大家共同體會到的真理。這時，站在我身旁的一個工會工作同志，悄聲的對我說：

「這就是樊巧雲，她的思想一下子亮堂起來了，過去我們說她落後，完全是因為她頭頂上壓着石頭。這次，爲着開展民主運動，掃除橫在生產道路上的障礙，希望工友同志們能把真心話講出來，我們開初三五次找樊巧雲談，她都不開腔，躲避着我們，一直到我們明確的告訴她，無論她講什麼，工會和行政都給她撐腰，她才像今天一樣痛哭了一場，第一次熱情的抱着談話的同志說了剛才那幾句動人的話。這個話真是一針見血，它不但使我們立刻懂得了工人們的迫切要求，找到了民主運動的關鍵，

而且尖銳的批評了我們工作上嚴重的脫離羣衆。從這裏開始，另外七個我們所謂的落後分子，也都傾吐了真心話，反映了一大組生產競賽發動不起來的真實情況。潛藏的特務石玉華才被暴露和檢舉出來。」

樊巧雲既具體又生動的講話也在繼續着，使我無暇思索工會同志對我介紹的情況，這時，我的眼睛只注意集中於一個形象，耳朵裏只聽到一個聲音：

「我活了三十二年，有二十多年都是餓肚子，我拖着竹棍要過飯，偷過人家的鍋耙、刷鍋水充飢，所以我就最怕再來這日月。石玉華可專意拿這來嚇唬我，哄騙我，叫我不死不活的當和尚撞鐘磨洋工。她說，共產黨花頭多，叫人拚上命幹活，累病累死落上幾句好聽話，英雄模範頂不了錢，又不能當飯吃。舊年討論調整工資的時候，她背地裏罵贊成低工資的人是打腫臉充胖子，緊緊褲帶拍共產黨的馬屁。說廠裏掙的錢都叫工作幹部吃了，要不了話，解放前天天關車，資本家也沒叫賠錢。再過下去，車子還要加快二十鑽，兩個人不准在車間裏說話，餉就不關了，年紀大些的還要開除出廠。這就叫做工人翻身出頭：出頭，出頭，蒲筒裏屍，兩面露頭！聽的我又愁又怕。原來她

是個狗特務，我上了她的當！我不敢早點把她這些話講出來！」

聽着樊巧雲的揭露，羣衆的仇恨達到了頂點，又一次用暴怒的口號聲，表明了她們的要求：

「堅決反對特務石玉華！把她送人民政府嚴辦！」

當樊巧雲眼盯着石玉華被押進禁閉室以後，她立刻找到了軍事代表，第一次走進了軍事代表室，第一次那樣親熱的扯着軍事代表的衣裳，第一次像主人翁一樣關心的說：

「劉代表，過去在咱廠的一個特務，現在××，我認得他，過去，我不敢說，現在我願意帶着去抓他！」

軍事代表鼓勵她認真負責，爲自己階級也爲廣大人民的檢舉精神。

從這天起，大家都覺得樊巧雲如同變了一個人，樊巧雲也覺得如同變了一個世界。同樣的車間，同樣的機器，同樣是一齊做活的同志，却變了不同的空氣，不同的心。樊巧雲成爲最早的來到車間的人，她從啞巴變成了愛說愛笑的人，常常堆滿着愁

苦悲怨的臉上開了花。她自己舉起胳膊選出來的組長趙蘭英，不但像石玉華每次去討鋼絲圈的時候就挨罵或故意拖延時間不給，反而是親自送到樊巧雲和其他姐妹們手裏，一有空閒，就幫助大家接頭，落紗。樊巧雲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享受人間的真實和溫暖，她最突出的感覺是車間裏的姐妹們都變成那樣的親熱。從此各種會上都開始看見她的短小身影，聽見她稍稍沙啞的聲音。

一向屈服於壞命運而不敢想像幸福的人，一旦得到了幸福，都會發狂般的享受它。而且越覺得幸福，越忘記不了以往的痛苦，還急切願意把過去的痛苦傾訴給使自己得到幸福的人。樊巧雲幾天來，正這樣陷入極度的興奮當中。晚上，她和自己五十多歲的丈夫睡在床上，把自己怎樣打通落後思想，怎樣參加鬥爭，怎樣進步，將來要怎樣做，說到天亮。白天來到廠裏，緊張得一天只吃一餐飯，見到工作組的同志就是兩句話：叫我把受的苦情從頭給你訴訴吧？你好告訴我哪個進步，哪個去幫助別個！

終於抓緊了一個夜晚時間，樊巧雲犧牲了業餘學校的一次文化課，把我帶到她的家裏。我和她膝蓋靠膝蓋的對坐在方桌前兩條長凳子上，傾聽她身世的介紹。

她竭力使自己的心平靜而從容，但是，談話幾次的開頭，都被回憶的強烈痛苦扼住了喉嚨，眼淚比語言還更先感動着我。

『三十多年，日子像在老虎嘴裏頭，苦哪個說得完呵！』她的敘述慢慢從自語講起了：

『我是長壽鄉下人，記不得自己親老子是啥子樣子，只是剛剛醒事的時候聽我婆說，老子是躲抓壯丁跑出去的，娘因為老子一去沒信，日子沒法過，要找個吃飯處，就帶上我走了人。後老子看我是個丫頭女孩，從進他屋門那天就想我死，一年到頭連條粗布褲兒都不叫我穿。後老子還三天兩頭打我。熬到十三四歲那年，娘哭着說爲我好，給我說了個土財主家叫我去當童養媳婦，我捨不得娘，又怕，又明知道這挨打受氣的日子也熬不下去，就答應了。沒有想到，男人比我大一半還多，是三十來歲的人，我可因爲從小吃不飽，長的至多有鍋台高，黃皮寡瘦的。我心想，只要他人好心善，不嫌我，好生對我，年歲大一點也沒啥子關係，誰知我的命就真個這樣壞！這個男人，他不是人，他連四個腿的畜牲都不如！他下了狠心毒手，他害了我一輩子！』她的臉發了

青，聲音又被扼住了，她把我的手抓得發痛。

『不要難過，你好好講！』在她強烈的痛苦中，我覺得安慰也變得這樣無力。停了停，還是她自己抑壓下去，繼續說：

『誰不知道董養媳要等上頭才能成親？這狗男人可是一到他家就存心害我！他要強姦我，要我隨他，我不肯，他說：『我要好好收拾你！』半夜三更，他從隔壁鄰家叫來另外一個男人，兩個人把我按倒在床上，剝掉我的衣裳，我那狗男人糟蹋了我，當下就流了半臉盆的血！半個多月疼的不能走路，還得跌跌爬爬的伺候人家一家子。好一些時候，我回去看娘，向她訴苦，住了三天就趕快回來，沒有想到一進家門，男人就拉起一根碗口粗的棒棒朝我打來，嘴裏罵我是災星。我一棒叫打爬在地上，眼裏冒火花昏過去，醒來一家人都跟着罵，不叫我進屋門，說我給他們家帶了霉氣，賊偷了他家的帳子鋪蓋，要我給他們賠出來，不賠要我的命。沒法子想。他們又叫我幹壞事，學偷東西，半夜裏，我心驚膽怕的去砍別人家的樹，揹回來劈成柴挑到場上去賣，一天掙上吊兒八百錢，都給他們，也賠不出他們的東西。他們跟我後老子一樣，從來都不叫

我吃飽飯，男人還整天打我，抓起扁擔挨扁擔，抓起啥子挨啥子，有時候用手巾塞住我的嘴，扯掉我的頭髮，還不准我叫一聲。這種日子我想起就發抖，我知道過下去早晚也得叫他打死，跑出去討口吃，也得逃這條小命。趁着一天月黑頭，我就逃出去，朝北走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也不知道走了多遠，到了啥子地方，因為從小我除了趕場是再也沒出過村的。我改了名換了姓要起飯來。可是，沒有幾天，我那男人知道了信，把我繩索綁的弄回去，更打的我死去活來，我逃到娘那裏，娘也不敢收留，說我死了也得是姓熊家的鬼。我捏着一把冷汗回來，沒出一天，就又把打得我渾身青一塊紫一塊。爲着活，我又逃出去。逃出去又叫抓回來，一連經過了十多回。一回比一回打的厲害。最後一回，我逃到一個叫桃花街的場上，向另一家老財叩頭，求他暫時救我的命，收留我當傭人，我說任啥子活都願意做，也不要一個工錢，只要他像餵條狗樣給我點吃就可以。這回我算有了個住處，我怕人家嫌我懶不要我，天天起五更打黃昏拚死的給他家裏幹活，挖土，點豌豆，栽紅苕，推豆腐，餵豬，洗衣裳，做飯，倒馬桶，粗細活都做，可是，吃的只是豆渣，紅苕。天下老鴉一般黑，沒多久，這家的老闆，因為沒有兒，就想在我身